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黑色石头也诱惑.....	2
第二章 机遇总给有心人.....	7
第三章 庸人也害红眼病.....	13
第四章 刀客大闹老君庙.....	19
第五章 京城变换大王旗.....	26
第六章 圣驾回銮过干壕.....	32
第七章 外来和尚会念经.....	50
第八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	60
第九章 强龙不压地头蛇.....	70
第十章 撒下种子就发芽.....	82
第十一章 有人要穿绣花鞋.....	90
第十二章 财旺魂断深井中.....	101
第十三章 炮楼顶上起烽烟.....	116
第十四章 少帅私访民生矿.....	137
第十五章 咱也得建老君庙.....	140
第十六章 神秘莫测老君庙.....	166
第十七章 铁门智斗日本兵.....	180
第十八章 矿上来俩大鼻子.....	193
第十九章 走窑汉子爱武装.....	200
第二十章 烈士血洒老君庙.....	210
尾声.....	224
后记.....	229

引子

这是一个古老的矿区，在两面环山的狭长地带里，一条山涧小河蜿蜒曲折，从矿区中间流过，像一条锦带飘落在山间，与东边山坡上郁郁葱葱的矿工林相得益彰，形成一道青山绿水靓丽的风景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自从清末到现在，岁月的沧桑，历史的风云，像大浪淘沙一样，淘去了她的同龄者和后来者，而她却依然风韵犹存，风光依旧，依然青春不老，屹立在国企之林，那是因为有一代代走窑人，终生在这里谱写着壮丽的歌。

那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山，还是那道山，太阳还是从那山坳里爬出来，河，还是那条河，依旧在哗哗作响，仿佛唱着走窑人的歌。日头已有一杆高了，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每到这时，一个个走窑人，不约而同，三五成群，聚集在小河边的垂柳下，矿场中，彼此指着银髮冉冉，皱纹纵横的老脸，诉说着走窑人的艰辛，走窑人的辉煌，走窑汉子的豪迈和骄傲。

就在这时，一拉溜喘着粗气的“壳泡虫”嘎然而止，停在走窑人的面前，车门开处，一个皓首白须的老人从车内走出，他老眼昏花地举目望望这阔别已久的地方，这里已物非人非，十分陌生，不认识了，谁还知道他这个老头子？

不，有人认出他了，那是李娃，一个挨过他打的小窑工：“你，你是吴包工，吴老二？”

“你，你是——啊！想起来了，老李，李娃！不能再叫老称呼了，过时了。”

“别见怪，叫惯了。”

于是，两人拥抱在一起。听说吴老二是回来拜谒老君庙的，就被李娃拦住了，说早没了，还看啥？吴老二坚持要去，那怕见见一块砖瓦也行。当年他来老君庙烧香求子，离开这儿一年后，果然喜得一子，后辗转去了台湾，这回是专程回来还愿的，感谢老君爷给了他个儿子。须臾，几个人便陪着他向老君庙旧址走去。

来到旧址前，吴老二惊讶地问：

“老君庙哪儿去了？”

“毁了！”有人告诉他，那年来了群“红卫兵”，说老君庙是“四旧”，七手八脚就给扒了，也没人敢管。

“盖，再盖！”吴老二气粗地说，“还盖这儿。”

“钱？”陪同的县里政协主席问。

“我出！”吴老二从车内拿出密玛箱，往地下一撂说，“先用这钱，不够我再汇。”

忽的，他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问同行的走窑人：

“哨子，那哑巴吹的哨子呢？”

“哑巴带走了。”

“再打，打个金的，钱我还出。”

“不用了，在这呐！”政协主席从衣兜里掏出昔日吹的哨子说，“你看，是不是这个？”

吴老二更诧异了，搁疑地问：“你——”

“我就是哑巴。”

“啊！”吴老二上去握住政协主席的手说，“你的，共党的干活。”

说得在场的人哈哈笑起来。

中午，吴老二慷慨解囊，在矿区岁厅请客，宴请他那一代的走窑人。席间，大伙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诉说着那走窑的岁月……

第一章 黑色石头也诱惑

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孕育了许多动、植物，也孕育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有一代代走窑人，在这里演绎了脍炙人口，世代流传的神秘的故事和传说。这里有个石头洞穴，传为八仙之一的何仙姑修炼成仙的地方，深不可测，多少年无人敢进，留下不解的谜团，离何仙洞不远还有个二郎洞，又说是二郎杨戬的凡间住所，他曾在大旱之年，为百姓降下甘霖，人们把他的神像供奉在这山洞里，神案上竟置有天书一册，灯台一个，威武的二郎神端坐其间，据说可从身边的小洞直达洛宁，但从无人进去过，黑洞洞的，万一有

蛇怎么办？洞前的十八盘沟中，还有一石洞，很早就住有巨蛇一条出没，像盆一样粗，头大如斗，多有路人和牧童被吃，以致于此地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很是凄凉。后来，朱洪武把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人移到这儿，这里才有了村庄住户。那马头山北麓的不流泉，也很神奇，无论春夏秋冬，雨天旱天，那泉里总是一泓清水，并不溢出，养育着辈辈移来的人，能说不神吗？

但因这里山川连绵，土地贫瘠，干旱少雨，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全靠天吃饭，自古就是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但老天爷总是公平的，粮食收得少不要紧，再给点东西补补呀。

很早以前，这里虽是树木茂密。野兽出没的无人区，却有一条官道通两京。公元前 628 年，秦国穆公以为有内应必胜，欲东征郑国。百里奚等劝道：千里行军，劳师袭远，必在崤山地界，遭伏兵袭击，全军覆没。但穆公不听规劝，遂派孟明视、西乞术为将，带兵攻打郑国。当东征不成，无功而返，途经这崤山地界之狭道时，遭到晋军的伏击，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崤之战”，使秦军全军覆灭，连元帅和大将也作了俘虏，秦王为此痛心疾首，多年后才将大将要回。

三国时期，曹操为西征汉中，派兵派将，费时费力地在此间开辟了山间险道——崤函古道，是丝绸之路唯一的山间要隘，素有车不双行，马不并鞍之说。公元 968 年，唐代诗人杜甫在巩县故里小住，忽闻“安史之乱”战火骤起，他急赴长安皇帝身边。途中投宿在山间小村石壕镇，亲眼目睹了战乱不止，四处抓丁，民不聊生的惨状，于是，便挥毫写下了千古绝唱《石壕史》“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些历史故事和人物，都给这儿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更神秘、更诱人的是这里物华天宝。矿藏丰富，有物质多样性的美誉，尤以能炼铁、炼钢的主焦煤最为出名，简直就是造物主的恩赐，不仅发热量高，且结焦性能极好，是冶炼必不可少的好东西，因而受到觊觎和青睐，历史上早有开采。雍正初年，陕州州牧范某就有官三民七之约，在此挖洞采煤，（官商勾结，古已有之）因所得不抵资而作罢。

由于挖煤是和大自然作斗争，常受到地球的报复，可谓虎口夺食，险象环生，矿难事故时有发生，直至今日。但不知是哪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先生，竟研发出老君爷是挖煤人祖先的项目，称之为”窑神”，说他是挖煤人的保护神，必日日烧香以敬之，因此，凡有煤窑的地方，建老君庙的善举日盛，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乾壕村的重修老君庙碑就写有乾隆朝时，这里已点石成金，堆煤如山，窑主们大发其财。为谢太上老君保佑之鸿恩，不惜捐重金，修葺老君庙，一时成为当地最大的庙宇，香火颇盛，求神福佑者众，经久不衰，看来，建老君庙的事儿早就有了。

这儿神秘不神秘？你说呢！

不过这些了，都是陈谷子旧芝麻，老掉牙的往事，咱们还是说说离我们近点的事儿吧。

且说清光绪二十年，正值戊戌变法时，七君子轻车上疏光绪帝，强烈倡导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开展洋务运动，兴办农工商业，废除科举考试，开办新式学堂。此消息传至这儿，富人老财纷纷谋划兴工兴商，建店设号。以富国强民，光宗耀祖，这一年好像是暖冬，已经是十月了，天还不冷，但庄户人家大都闲了下来，虽说天还暖和，也已经是”过了十月一，身上棉墩墩了”。吃罢饭时饭（早饭），山崖村的王崇德身着黑粗布小棉袄，头戴瓜皮帽，握着杆旱烟袋，悠闲地走进财主段克仁的院子，串门。漏川段克仁在这方园几十里，是最有钱的财主，光看看这院子的派头，就知不是常人之居了。段家院外的一株大槐树，据说是他先人所栽，至今少说也有三百年了，树冠三个人搂不住；那门楼更是讲究，不仅又高又大，房脊上还有五脊六兽，飞椽斗拱格子窗，两扇大门足有五寸厚，门上的六十六个黄色大泡钉，那也是很有讲究的，是取三六九皇道吉日之意，更取六六大顺之祥，又有六畜兴旺之求，可谓匠心独运，形神兼备。大门两侧有砖雕楹联一幅，上刻：

耕读传家久，无非积德；

忠孝继世长，还是读书。

门后有带暗肖的双门闩，并有一榨见枋的横木作挡，若有敌情，把横木插进两边墙上的方孔内，纵有七八条好汉也难撞开大门，更何况院内还有通道可上门楼上的天窑，天窑上有枪孔可射击刀客（土匪）。光绪三年大旱，饥民们无奈，弃农从匪，上山落草为盗，抢掠富户，打家劫舍，民无宁日。那天洛宁刀客来抢，段家硬是凭借这道设施挡住了刀客。听说他还有火枪两三支，更是固若金汤了。

此时段克仁正坐在上房正窑内的太师椅上，悠闲地吸着兰花烟，那考究的白铜烟锅，玉石烟嘴，和一串玛瑙珍珠吊着的烟荷包，更给这个老几平添了几分斯文，从竹门帘的隙缝中见崇德进了院，赶忙把帘子掀起走出来，双手抱拳，笑脸相迎说：“大清早的，王崇德，稀客，稀客！吃啦没有？”

“吃啦，吃啦，你也吃啦吧？”（豫西人见面先说吃，口头语）

二人一左一右落座，王崇德用火镰打着棉绒，燃着了烟，吧嗒几口后，段老板先开了口：“老弟，看你好像有事儿吧？”

崇德常来，也不掩饰，说道：“老弟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恕我直言，想跟你商量点事！”

“说吧，说吧，别见外！”

王崇德并非凡人，他早年上过几年私塾，也是识文断字之人，教过私学，当过先生，都说家有二斗糠，不当孩子王，崇德能耐清贫，不甘寂寞，干脆辞教在家，当起乡绅来。红白善事，婚丧嫁娶，阴宅阳宅，村里人都请他当礼先，作总管，也算是头面人物了，很受人高看，他慢条斯理地说：

“京城传来消息说，大清要变法啦，康有为等七个人给皇帝上疏，叫兴办工商业，这可是好兆头啊！”

段老板吃劲吸了口烟，一边吐雾，一边不以为然地说：

“咱一个庄稼人，管那做（zoh）球哩，再说咱也不懂那工商行规，隔行不取利呀！”

崇德诡谲、卖弄地诱导说：“要是能发财，又不费劲，你也不干吗？”

段克仁是个不愿露声色的人，之前他去干壕赶集，就听打山西过来的客商说，你都这河南膀子也不赶赶时兴，到这会生意上还烧柴禾，咱那边早烧炭了，省事耐烧，根本用不着人烧火。可听的人诧异了，啥叫炭？炭是啥样？谁见过？咋没听老辈人说过呢！这下把山西人问急了，不耐烦也不屑地说，就是从地下刨出的黑石头黑碴碴，点着就冒黑烟，就起火焰，听说你这吨不远就有，乡傥老兄们，真是……”

几句话把段克仁说得犯了心思，他佯装闲人，独自到干壕街的南洼去找炭，走着问着，指望有所发现。因为街东是大路，北边是山，只有南洼一带是平地，听说先前有人在这开过窑口，发了煤财，敢情就在这吨？他边走边瞅，果真就见了一堆黑乎乎的碴堆，就如获至宝地抓了一把揣在身上。

从那天起，他一连多天都没睡好觉，做梦常梦见那黑色的神石头，燃起了熊熊大火，他急忙去看，一不小心，把眉毛都给燎了。他弄不明白，也没地方去问，一直闷在心里，看着葫芦难成瓢，也急着呢！今儿听王崇德这一说，死了的心又活了。他试探着问崇德：

“老弟，你可是教书先儿，识文断字，比老哥强，你说咱能弄点啥？”

不想王崇德也故作镇静，不慌不忙地从衣兜里掏出用白棉纸包着的黑石头碴碴说：

“就弄这，准能发！”

“啊……”段老先生深吸了一口气，从王崇德手里接过那纸包包，解开一看，跟他带回的一模一样，也是他梦见的东西，就问：

“你也是从干壕南洼弄的”？

“你咋知道的？”王崇德惊异地问。

克仁老兄并不回答，而是掀開箱柜，取出用布包着的黑碴：“看看跟你的一样不一样？”

王崇德眉开眼笑地说：“想到一起了，姜还是老的辣，咋弄？咱走窑吧！”

“哪有哇，它是啥？得弄清楚了，咱可不能瞎子走路——胡摸呀！”

“放心吧，老兄，我心里没个八八九九，敢来你跟前班门弄斧吗！我打听过了，也查字典啦，古人叫碳，后来就叫煤，咱这儿可能很多，很好刨哩。”

俩人越说越对脾气，商定由段克仁出钱出粮，王崇德当总管，招募劳力，聘请个行家，趁农闲择日开工。段克仁心底好，老想找个借口接济接济那些吃不上、穿不上的穷人，就对王崇德说：

“老弟，用人先用咱村人，找那些过不上日子的壮汉，一来肯卖力，二来也给他挣口饭吃，记住！要是人手不够，再找那些逃荒要饭的过路人，也给他都个吃饭的地儿。”

“那是，那是，老兄就是心好，保你能活一百岁。不过，看皇历明年没有春，不易动土，今冬一定得把口开了，要抓紧！”王崇德很上心，说得段克仁老兄连连点头认可，“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年前就立春了，是得抓紧点。”

也许看客根本就不相信，一个名冠中原的煤矿，就这样在不经意中诞生了，这就是中国早期民族工商业的雏形，也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正是这些先行先知们，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工矿业，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第二章 机遇总给有心人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煤，从哪儿能挖出来煤，该不是像挖红窖那样吧？叫谁干谁不干，只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跟了王崇德。他接过了段克仁的银钱，也犹豫了一阵，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管前头是坑是崖，硬着头皮也得往前走。

于是，他来到了干壕街，想在这哒试试，招几个人。

干壕街原名兴隆镇，前清时就有了这个名，还有个故事。传说离兴隆镇北边不远有座马头山，山上有座烘崖寺，寺院很大，僧人也多，当家和尚却不行正，强暴民女，劫路掠财，无恶不作。村民马宝全之姑被抢进寺院，糟踏致死，无人过问。马宝全含冤告状，从州到府，一直告到省里，都因佛教盛行，无人理睬。百般无奈，马宝全只得进京，拦轿喊冤，不料拦的正是乾隆爷的圣驾。于是，乾隆爷便微服私

访，来到马头山，进入寺院，要见方丈，当家和尚见其相貌不凡，将其扣在大钟之下待毙，被当晚轮值的小沙弥发现，心生恻隐，大发慈悲，放乾隆下山而去。乾隆一路小跑，半夜间来到兴隆镇，又饥又渴，欲找水解渴未果，连呼，“好干的一道壕呀！”忽见一豆腐作坊，便叩门乞食。主人张点赶忙将热豆腐送给皇帝吃。乾隆解了饥渴，要来笔墨，写下手偷，着张点速送西边十里的硖石驿点兵。张点以卖豆腐作幌，把皇帝手谕送到驿尹手中，驿尹迅速领兵，连夜把烘崖寺围得水泄不通。恶和尚见势不妙，率众僧拼死突围，乾隆遂降旨放火烧寺。顿时，烘崖寺大火燃起，恶和尚等俱以丧命。之后，《乾隆火烧烘崖寺》被编成戏剧，在这儿久演不衰，其中的一折《张点卖豆腐》成了传统名戏。

也是从那以后，兴隆镇便更名叫乾壕了，因今多用简化字，把“乾”字作“干”字用，乾壕便作干壕了，干壕也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码头，西去长安的官道从街中通过，绵延四五里，两边全是门面房，很是繁荣，店铺一个接一个：箍漏锅钉秤的、打铁铺涨罗的、开饭铺驿站的、开染坊卖布的、车马店赶脚的、高台戏子吹鼓手、剃头修脚糊灯笼……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要啥有啥，吃啥端啥。更该干壕人发财的是，东来的马车要下一个长约半里的大坡，下了大坡走不多远，又要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土坡，才能走进街头小村——上圪瘩，此时车的刮木（刹车棍）早已磨得发热要冒烟了，必须得停下来歇歇脚，吃点饭，喂喂马，这就给上街的人带来了商机，“住店不住店，先吃两碗面，就能把钱赚，喂马不喂马，停车把钱花。”，如果是后半晌，就一定得在这住下，否则，出了街往西，又是一个长约三里的大陡坡，管叫你上不去就人困马乏，半途而废了。所以老赶车的都心如明镜，不住上街，就得住下街的车马店，别无选择。从西向东的客商车马，则要先下车壕村前的大坡，走过兴隆河，拐弯向东，才能进入干壕街，住进街头的车马干店，次日方可过街，上坡东行。因此就有“干壕街两头翘，车到此地难跑掉”、“干壕街地不平，两头下雨当中晴”之说，其缘故也就不用多说了。

又有人说，干壕街的风水好，北依尖顶山，南临兴隆河，东西高而中间低，呈太师椅状，恰似一个聚宝盆地，财源广进，最富的莫大于王家，应是这里的高门大户了，人丁也旺，仅一家院墙上的拴马石就有六个之多，可见其派头，至今豪气犹存。第二大姓大概就属杜家了，占据了上街的半壁河山，街东第一家之杜宅，院大房多，一靠给向东的马车挂稍拉坡，坐挣脚力钱，且谁都不能不掏。不然你根本上不去坡。何况杜家不但头牯壮实，赶牲口的本事也高，只要挂上他家的牲口，主人打一个响鞭，“得！得！得！”几声大喊，那训练有素的牲畜，便前腿扒，后腿蹬，一溜小跑，便把马车送上了大坡，石坡上留下的是一个个马蹄印和车辙印，还有一个个马粪蛋蛋。老杜家和老老杜家就是靠这发了家。何况人家还开有磨坊和车马店，在那个靠人推磨的年代，老杜家用快牲口拉磨，脚打箩箩面，可谓是现代化了，订购杜家小麦面的户家渐多，令人羡慕不已，纷纷效仿。

今儿是个好天气，又是逢集，清早虽有一层薄雾，但人们知道一定是好天，“早上下雨一天晴，大雾过后日头红”嘛，农家人谁都知道，你看嘛，才半晌午，太阳就出来了，格外晴朗，万里无云，北边的尖顶山，南边的金鸡山，清晰可见，尽收眼底。麦苗已经出来了，绿生生的，地边的柿子树上挂着红透的柿子，像一盏盏红灯笼，随风摆动，摇摇欲坠。喳！喳！喳！几声响过，几只花喜鹊飞落在柿子树上，用尖尖的嘴巴，叨吃着如密的柿子瓢，得意地跳跃着，和幢幢农舍里冒出的缕缕青烟，组成了一幅农村风情画，很是耐看。

王崇德心里有事，顾不上看这些早已看够了的风景，他拿着几张招募告示，从街东贴到街西，每贴一张，跟前都围来一群人看热闹，有的还叫他念给大伙听。留娃老先儿（王崇德的外号）却不肯，因他好赖也当过教书先儿，脸皮薄，要面子，大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如今虽说无奈，但还是放不下架子，赶紧贴完后，来到街中的一家饭铺，坐下和王掌柜说起闲活，守株待兔了。

树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只因为这干壕是交通要道，东来的，西往的，都得从这儿经过，何况大清朝那么大，水灾、旱灾、蝗灾，

年年都有，逃荒要饭的不断头，啥时都有，那时谁都知道“山东人闯关东，河南人下陕西”的规律，那里地广人稀，好混日子，好找媳妇。

可马二法却跟别人不一样，他是山东人，却要下陕西，昨天走了一天，擦黑来到干壕街，住进李家干店歇脚。清早起来，他吃了几个水煎包，喝了碗汤，背上行李刚出店门，就见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招募启示

为兴工商欲创办煤窑廖补国计民生之需特招募劳力多人愿者到街中杜氏饭铺与王氏晤面

光绪二十年十月吉日”

他好歹识几个字，一看挺适合他的，便一溜小跑来到崇德面前，深深打了一躬说：

“请问：你是王崇德先生吗？”

崇德老弟正吸着旱烟和王掌柜编川（聊天）呢，眼前突然站了个人，他回过神来一看，寻思，有人入套了，忙答：“在下正是，敢问——”

“本人不才，愿到你门下效力，不知可否？”马二法毕恭毕敬，斯文地说。

王崇德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二十来岁的样子，五尺五高的个子，也还壮实，略带老诚，还算沉稳，不是那号张张狂狂之人，还识文断字的，很懂礼貌，材料不错，就有了好感，也很有礼貌地问：

“请问先生何方人氏，缘何到此？”

“我是山东兖州府人，家乡蝗虫成灾，颗粒不收，无奈出来寻碗饭吃。”

王崇德此时对开煤窑仍无十分把握，今天遇到一外地人，想必见多识广，就旁敲侧击地发难道：

“请问你对如今的变法有何高见，如何兴办工商？咱开煤窑算不算兴办工商业？”

一连串的发问，使这个异乡人不知作何回答。但马二法老弟毕竟是走了上千里路的游客，道听途说也略知时势，但弄不请眼前这位崇德先生是不是维新派，革命党，不得不谨慎地反问：

“你说呢？想必深知其理，很有见的，说来听听！”

“我乃一介草民，不敢，不敢！不过大清朝也该变变了，不然老受外侵所欺怎么行，国不强啊！”

“高见，高见，那咱开窑挖煤，兴工强国不就对了！”马二法顺势附和说，“大清国可是地大物博，何不自立自强呢！”

一句话说到留娃老兄的心坎上了，他禁不住哈哈大笑：

“所见略同，所见略同，老弟就留下，咱携手兴工咋样？”

“但凭先生笑纳，我悉听尊便就是！”

饭铺王掌柜听的如迷如痴，竟忘了倒茶，此时方吃怔过来，连忙倒茶在碗内，“喝茶，喝茶！”

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崇德招呼王掌柜，安排马二法住下，继续招募劳工。

两天来，应招的人还真不少，俩人从面试到口试，筛子筛，簸箕簸，过了粗筛过细筛，终于选定了壮实本分的八个人，寓意为“发”，我们权当叫他劳工，这在当时可是时髦名词。

次日，留娃返回山崖老家，向段老板克仁汇报了招募农民工情况。克仁先生很是满意。于是，为慎重计，两人盘算着日后这些农民工的吃、住和工钱等一连串问题。段克仁是出资人，王崇德是合伙者，约定段、王三七开，段占七成，王占三成，留娃当总管，帐房先生由段克仁兼任，当下就立了契约，各自保存，不得反悔，并聘马二法为监工。

崇德拿不出钱来，商定由日后的薪水相抵，抵足为止。此后，俩人坐着段老五的马车来到干壕街，安排农民工暂住在王掌柜店内，包吃包住，先赊后还，王掌柜一一应允，并暗暗为这新的商机感到高兴。

一切准备就绪，克仁叫崇德看个好，择日开工。王崇德掐指一算：光绪二十年十月，庚子日，大吉，易动土！

但在哪儿动土？去段木洼！南洼出过煤，段木洼也是洼，是不是带洼的地方都有煤？

对，就去段木洼！先碰碰运气（没有地质资料，只能如此），段木洼从干壕往北约三里，正在尖顶山下的一个洼地里，一条小溪在洼里流过，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崇德老弟和马二法这看看，那瞅瞅，选了一个背后是崖，石头发黑的地方，拾根木棍在崖根划了个圈说：“开工！”

于是，一挂千头鞭放过，崇德老弟挖了第一锹，就算是奠基仪式了。

有了第一锹，就有第二锹，第三锹……像是原始时代老祖先在给自己挖洞穴，也像是后来人们在给自己打窑洞住，抡起耢头握住锹，叮叮当当，干个不停，到天黑收工，才挖了丈把深。

丈把深就不错了，再往深处挖，问题就多了，往哪儿挖？直挖还是向下挖？挖深了，黑古隆洞的，用啥来照亮，再说里边不透气，那可比红暮窖危险多了，弄不好要憋死人的。王崇德把大伙召集到工棚下边，将这些难处摆出来，叫大伙说说该咋办？

你还别说，还是识字人厉害，多喝几年墨水，知道的也多，你听马二法怎么说：

“人的鼻子就有两个孔，只有一个孔，换不过气来，咱也得像鼻子一样，挖两个洞，并着挖，出气的问题不就解决了！”

大伙一听，是这个理（现在的煤矿都有主井和副井），立时茅塞顿开，用油灯照亮，沿着青石往下挖的点子都出来了，在缺乏知识，科学欠发达的年代，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想象阶段，这也许就是文明的起源。

不曾想却歪打正着，鬼使神差，没挖多深，果然挖出了黑乎乎的碳块，难道这就是煤？没见过，试试看。于是。就有人架起柴禾点着，再把那碳块放进火里，只等一支烟功夫过后，那碳块便熊熊燃烧起来，还直冒油，。这下可把挖碳人高兴死了，蹦着高高喊：“出煤了，出

煤了，老天爷长眼照顾咱！”山洼里一片欢呼声（也不知卖炭翁的作者见没见过这种场面）。

工于心计的马二，早叫人去卖了鞭炮，噼噼叭叭放起来，寂静的山洼顿时欢呼起来，连树上的花喜鹊也欢快地喳喳叫个不停，这也许就是劳动创造了世界的一例，或许是命运（机遇）所使然。物质也改变着人的观念。

第三章 庸人也害红眼病

段本洼的煤窑出煤啦的消息不胫而走，像大风吹鸡毛一样，传遍了十里八乡。

最先知道的当然是干壕街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王掌柜捷足先登，占了个先，饭铺前堆了堆煤块，做饭、炒菜那可真叫快。吃饭的、住店的纷至沓来，图看稀罕，生意火得很。

“山里猴，不敢引头”，没多久，卖煤的便蜂涌而至，把一条小路挤得摩肩接踵，排起了长队。

现在卖煤论吨，可那时卖煤论斤，一杆大秤，顶多能搭二、三百斤，还得两人抬，一人掌秤，一人记账，麻烦着呢。没办法，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发达，也阻碍社会的发展不是。

这且不说，煤不够卖是大事，不几天，一堆煤便卖光了，出现了销大于产的现象，近处的还好，先回去，晚几天有煤了再来；远处的就只好办了，得住在窑场里，吃干粮，喝凉水等煤！。

段老板和王老弟着急了，老兄赶紧雇人搭起大棚，垒起灶台，支起大锅，给住下买煤的做饭吃，口粮从窑上出，不掏钱，还管吃饱。王崇德把又添的劳工安排好，一看段掌柜的做法，就把脸吊起来了：

“老兄，你这不行，这么多人，卖煤的钱还不够他都吃哩！”

天天这多人吃版，够闹，心的。哼！闹心的还在后边呢。那窑下没有风，热得透不过气来，光着身子还流汗，窑工们个个气喘吁吁，慢腾腾地把煤运上来，就一屁股坐那歇起来，撵都撵不下去，严重影响着产煤量，你说闹心不闹心？王崇德没门了，只好去找马二商量。

马二上过几年私学，比别人多喝几年墨水，因为家里穷，不能一直供他读书学而优则仕，便早早回家参加了劳动。

却说这兖州地界也是产煤的风水宝地，打井挖煤的也多，马二的本家哥哥马振法是煤窑上的掌柜，就走了后门，下井挖煤当监工了。只是那里的煤埋得深，窑也深，人下去跟埋了一样，总觉着不安全，加上家乡老闹蝗灾，便辞了工作，把父母交待给哥哥照管，独自一人出远门闯天下。那时的人都迷信，出门都要卜卦，选个好日子。算命先生告诉他，三、六、九，出门走，吉日即可动身，出门一直向西行可发财。马二背起行李，一路风尘仆仆，晓行夜宿，来到这陕州地界干壕街。要说也够顺的，刚来便找到了工作，且是自己干过的老本行，便想好好干一番事业来。不想掌柜不懂行，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孬一个样，人家好赖也是个领导干部，却干来干去不挣钱，心里就不平衡了，这不闹情绪了不是。要说人心是无尽的，有点“欲”也是常理，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老先生不是把世事概括为“理”、“欲”二字吗，不知对不对，却也影响了几代几辈人。人家二法也是念过书的，还不知道这个理？

崇德老弟急得来回转，马二却跟没事儿似的，就是不吭气，故意难为人。其实，崇德老弟也知道马二是念过书的人，能帮他出主意，更清楚“物质刺激”比啥都管用，该出手时就出手，钱要用到火候上。他一把将马二拉到一边，悄悄说：

“帮老哥出出主意，哥不会亏待你，给——”说着就掏出一把制钱塞给马二，“放心，事成之后我再给你添。”

马二故意推辞说：“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哩，都是自己弟兄，谁跟谁呀！不能，不——”

“嫌少不是，装住！别叫哥烦心。”崇德说。

马二佯装无奈，揣起制钱，一屁股坐到地上，双手抱住头，显得很作难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早有了主意，故意卖关子不是，读书人就是鬼！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慢腾腾来到大棚下，对几个吃闲饭等煤的人说：“大伙帮帮忙，去搬些石头过来，运到小窑口，垒个门。”

几个人一听叫干活，都争着干，因为住这吃闲饭，早就不好意思了，也好趁机表达表达对段掌柜的感谢之情。于是，经过挑拣的，有棱有角的石头很快搬了一堆。只见马二用石头把窑口垒成了一个方方的口字型，又在口的上边压了一根横木，然后用和好的黄泥糊得严严实实。

崇德老弟到这时还看不出门道，寻思说，这窑口越发小了，风进不去，下边不是更热了，这法儿怕不行吧！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不奇怪。

说活不及，马二就把一块与窑口一般大的老粗布，钉在一个木框上，再把木框钉到窑口的横木上，做成了一个布门帘。门帘下边拴了一根麻绳，往上穿过头顶的铁环内，马二一边上下拉动门帘，一边解释说：

“我给这起名叫打风机，它的用处是像扇子一样，向窑下扇风，只要不停地一拉一松，那气儿就被压了进去，这边进风，那边出风，下边不就凉快了。”

这应该是采煤史上的技术革命，只是那时还不兴申请专利。

果然，只一会儿，主窑口便冒出了热气，下边也不热了，劳工们一趟一趟往上运煤，身不冒汗气不喘，再也不用怕热歇着了。

煤出得多了，住下等煤的人也高兴地走了，只是洛宁来的那个大个子老李被留了下来，作了打风工，直把他高兴地合不住嘴。

更高兴的还是二掌柜崇德，卖煤钱大把大把地进了柜，他也多了一份，马二也因此多挣了不少钱，托人捎回家孝顺父母了，暂且按下不提。

且说这人嘛，还真有毛病，总喜欢模仿，老丈人死了哭爹——随大流，跟着学，人家咋着咱咋着，走别人走过的路，保险掉不到沟里。其实不然，因为命运这玩艺有时也会捉弄人，不信你往下看。

离干壕街不远有个叫赵能的，人机灵，小聪明，别看个子不高，是个小能豆，鬼点子多。有一次他和李麦升打赌，说你上到树上，我喊三声你必下来。那李麦升生来好抬杠，硬是不服气地说：“我就是不下来，看你能把我咋着？”赵能说，“你要能不下来，我输你一串钱。”李麦升说好！就哧溜哧溜地爬到了树上，坐在树杈上一动不动。赵能喊，“麦升，你下来！”麦升不动；赵能又喊，麦升还是不动。但他没想到赵能竟说：“{剩下那一声我不喊了，你等着吧，我明天再来喊你！”起身就走了。麦升才知上当，拗不过，只好自己下来了，为这还输了钱，你说赵能鬼不鬼？

鬼赵能见段老五（段克仁排行老五）开煤窑发了财，就找自己家的亲戚合伙，也想开煤窑。可这位老兄虽有雄心壮志，但智商不高，很多事弄不成，为了请高人相助，他也去了干壕街，在来往的人群中广招人才，可应聘的却不多，经过筛选，有才能的更没有。因为那时挖窑采煤，属于新兴学科，他不懂，别人也不懂，招来的都是些混混，就领着到段木洼开起了煤窑。

可开煤窑不像种庄稼，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煤埋在地里头，看不见，摸不着，他又不懂科学（那时都不懂），完全是走钢丝，撞运气，你赵能再能，也能不过窑神爷。于是，他就偷偷地混进买煤的人群中当探子，偷学开煤窑的方法。人家靠崖开步窑，他也靠崖开步窑；人家开俩窑口，他也开俩窑口，照葫芦画瓢，还给他的窑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立发煤窑。

但窑也挖得够深了，钱也花光了，就是不见煤，弄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骑虎难下无法儿。他一想，不敢弄了，得赶快卖了（转让出去），别越赔越多，拔不出腿来。可有人说，不能卖，弄不好明天就能见煤，但谁又敢打保票。于是，他合计了一下，把价码抬得高高的，心想少赔点算了。

王崇德老弟听说了，就拉着马二一路去，行了，就买下，不中，就拉倒。